

■工友情怀

想念掌子面的“吆五喝六”

□周脉明 文/图

放炮员放完炮走了，老采们开始进入掺杂着火药味儿的煤烟还未散尽的掌子面。老孙在前面负责“给棚”“立腿”，我在后面随时听从老孙的“吆五喝六”：“腿子窝要深一点，立上腿子牢靠；还要一般齐，不能前出后冒的，不然铁腿就像十几个人抬一根大树一样，劲儿使不到一块儿……”

“扛条圆木，十个粗的，一米七长的……你是不是笨呀？没有尺量不会用手量一量啊？一旦顶板来劲儿圆木这么细就折了……斧头不锋利，你在井上不会磨一磨啊……”

“过来！挂网，在掌子面眼睛要亮……你手不会伸长一点啊……都挂齐了，不然顶板吃不住劲，一旦冒顶咱们都得玩儿完……”

“躲开！水溅你一身，想洗澡啊……奶奶的，这水压支柱的质量越来越差了，怎么还漏水呢……看看皮垫怎么回事？”

“腿”立好，“棚”架住了，



下一步就该撬煤了。老孙的眼睛盯着我和其他人，嘴里还在“吆喝”：“撬煤要哈下腰，腿要弓步，左右手要阴阳手，一上一下把住锹把的两端……哎，对对……省劲吧？呵呵……挺聪明……”

送班中餐的来了，老孙赠到其面前道：“今天多给我一份，

我今早没吃饭，饿了。”说着从筐里拿了二份。

我领了一份班中餐，不一会儿就吃净了。正在这时，只见老孙把一盒原封不动的盒饭塞到我手里，用一种不容反驳的口吻道：“把这盒也吃了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不饱，饿得慌。年纪轻轻的，正是饭量大的时候，今

天跟着我又出了那么多力气，累坏了吧……哈哈，好小子，干活还行，和老子对路子……”

20多年前，我来到鹤岗一座小煤矿第一天下井，这是在掌子面第一个班跟着老孙干活的一幕。老孙当时45岁，是我们的安全矿长兼采煤队的队长。听说他原来在国有大型煤矿工作，老孙脾气不好，性子耿直，还经常为了工作的事顶撞上司，在大煤矿干了17年还是一般工人。后来由于大矿不景气，工资开不出来，老孙家中两个双胞胎女儿要上大学，爱人又得了重度糖尿病，每个月都需要透析，在老孙天天为金钱发愁的情况下，被小煤矿矿主给挖了过来。

老孙来到小煤矿如鱼得水，不过爱骂人的毛病依旧没有改。工人在井下偷偷抽烟，他会骂你个狗血喷头，甚至撵到你家中守着家人的面骂你，让你后悔一辈子；工人在底盘道不关风门，他恨不得把你祖宗三代都给捎带上；在掌子面消极怠工、浪费原

材料，他会骂得你一天不舒服；掌子面工程质量不合格，他不但骂，而且非让你推倒重来不可……但是，骂归骂，老孙从来不罚款扣奖金，他说，大家两个肩膀扛着一个头挣钱不容易。

我在小煤矿跟着老孙干了两个多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转到了国有大型煤矿工作，离开了老孙。这两个月在老孙身上学到的东西够我受用一辈子。他为人耿直，敢于说真话。他潜移默化地教给我的井下安全常识、工作中提高效率的“窍门”，是我后来上大学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。

就在我离开老孙的第二个年头，夏季的一天，老孙因为患阑尾炎刚刚做了切割手术在家休息。小煤矿发生冒顶事故，他不顾刀口疼痛立刻赶到掌子面指挥抢救。可是在抢救被埋工时，他看到救人的矿工干活不利索，动作缓慢，就亲自去扒人。不幸的是顶板上的一大块煤落下来砸在老孙的脖子上，他再也没有从井下活着走出地面。

精神的救赎

——读杨绛《我们仨》

□宫佳

雨夜寂寂，与书相伴，闻得一味书香，倒也别有一番韵味。在这样的雨夜，手捧一本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，忘情地品读下去。

这本书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是简单的三口之家，夫妻之间的爱情，父女之情，母女之情，以及“家人”走失后的种种牵挂以及感悟。

虚虚的梦境，虚实结合的写法，流露的是点点滴滴的真情实感，而往往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，就如绵绵细雨，在不经意间，滋润着人的心灵，产生强大的震撼力。

先生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，在她的笔下，生死离别如梦似幻，笔调平淡，如诉家常，可细品，每一个平凡的字符，都爆发出惊世骇俗的力量。不平凡的一生，如涓涓细流，道出人世沧桑，却又超然物外，孤清中渗透着深深的怀念。

“我们这个家，很朴素很单纯。我们与世无求，与人无争，只求相聚在一起，相守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。碰到困难，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，困难就不复困难；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，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，都能变得甜润。我们稍有一点快乐，也会变得非

常快乐。”

多么简单的快乐，却在简单中寄寓深意。多么和谐团结的一家人，却又不得不尝尽磨难。然而，无论有多么困苦，人在，家就在。家在，快乐就在！

先生的文字里，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柱在支撑着她战胜苦难，渗透着家国情怀。在国内、国外都是如此，自尊、自立，自强、爱国的精神在平淡的文字中，传递着坚韧。

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；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一个平和而恬淡的学者家庭，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生长梦：相守相助，相聚相失。直到最后“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”，令人生生地心疼。

经历了怎么样的波澜壮阔，才能有如此豁达的精神境

界呀？这一生，每一处困境，每一次磨难，每一回心碎，每一秒泪落，都是一次朝圣，是一场灵与肉的修行。这一路上，要把喜怒哀乐一一尝尽，要面临生老病死的轮回。欢乐有时，悲痛也有时，历经八十一难，才修炼成九九归一的淡定和从容。

杨先生只用平淡的文字记录着生活里的点滴记忆，也许这是她对逝去的人的最好缅怀方式，也是她在痛苦中得以解脱，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吧！

不管世风如何，也不管身份改变，先生一以贯之地保持低调平实之风，淡薄名利，宁静超然。书中写到，“嚶其鸣兮，求其友声。”杨绛先生哀而不伤的笔触彰显大家风范，坚强的人格魅力在字里行间熠熠生辉。

在这样的雨夜，一本书在手，《我们仨》如一抹暗香，在心头袅袅。雨夜很短，雨夜又很长……



书海掠影

与父书

□汪亭 文/图

清晨，立在窗前，朝家乡的方向凝望，不由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您。

您7岁时，经常吃上顿没下顿。一次，您饥肠辘辘，在山地偷了一根山芋，让人追赶，逃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到了秋收，您总蹲在田间地头，一根一根的捡拾稻穗，交给奶奶。那个年代，您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尝尽了苦头。这些都是您卧病在床时与我谈起的。

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。您一直在外打工，只有到了年关才回来几天，那时，我对您的印象是模糊的。

您生病回家治疗那年，我正读初一。我们天天相见，您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。这时，我才知道您的真实年龄，知道您还会拉二胡，会吹笛子。您给我讲，奶奶死得早，在我这个年纪您就已经跟爷爷学手艺，曾饿着肚子挑二百多斤的稻子走了五十多里路。

您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，于是更加唠叨，将大半生的经历一件一件地“抖搂”出来，恨不得把这辈子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都一股脑儿地塞给我。而那时的我，还懵懂无知，无法理解您的苦楚，对您的唠叨只感到无奈与烦闷。

我曾向您大声地吼叫过。那是在一个春日的一个下午，您坐在摇椅上，我靠着门栏。我大声地朝您嚷，说您无能，在外那么多年，家里还是土瓦房子，除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家里什么也没有。每次开学交学费，我和姐姐交的都是“白条”。老师天天催我们要学费，我在同学面前始终抬不起头。

您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，神情枯槁。听了我的嚷叫，您的嘴唇被气得发紫，哆哆嗦嗦地将身旁的一个茶杯推倒在地上。“咣当”一声，玻璃碎片溅了一地。您使出全身力气大喊“不孝子”，随后一直喃喃自语。我靠坐门槛，沉默了。我多



么希望您能像从前那样刚劲有力，一手拎起我，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。可现在，您的手青筋暴突、颤抖无力。我开始懊悔……我抱头肆意地痛哭，哭那坐在摇椅上病怏怏的您，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。

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，也是我对您最深的记忆。

因为您的长痛久病，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，为了挣钱给您治病，也为了生计，我外出打工。就在次年的春天，您的病情日益加重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在一个春日的夜晚，我还奔忙在回家的路上，您匆忙地走了。

母亲告诉我，您走的时候眼睛没合上，是一直没等到我回来。我急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追赶上您最后的牵挂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，恨自己的少不更事，恨作为儿子的无知不孝，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“对不起”……

时光易老，岁月无情。如今，您静躺深山十五年，每到清明，我的心仍然充满惆怅。



伤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